



一线抗疫群英谱

用生命交棒：追记29岁殉职医生夏思思

新华社武汉2月25日电（记者陆华东、廖君）2月23日清晨，一位在疫情来袭时毅然挺身而出的白衣战士走了，年轻的生命定格在29岁。

夏思思，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协和江北医院）医生。过去一个多月，她一直与病毒战斗，直至生命之花凋谢。

“有事叫我，我来”

1月的一天，值了夜班的夏思思本可下班回家休息。听说有位70多岁的老人病情加重，她又返回医院参与救治，协调专家会诊、检查。随后几天，因为担心老人病情，夏思思主动留在病房。

“当时这位病人已经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思思也知道，可她依然选择回来战斗。当时医院、医护人员都进行了准备和防护，她却感染了。”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邱海华哽咽着说。

邱海华说，夏思思是科里7位医生中最年轻

的一位，工作从不挑三拣四，一切服从安排，还经常主动帮别人代班。“医院有下基层义诊或大型医疗保障工作，她总是第一个报名。”

“有事叫我，我来。”这句话是夏思思工作中的口头禅。医院、同事有什么急事，一个电话，夏思思总能及时出现。因为认真负责、乐于助人，她成为领导同事都很喜爱的“小思思”。

在吴石磊眼中，妻子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热心、善良，处处为病人着想。

在思思住院治疗的这段时间，吴石磊每天都会找时间跟妻子电话、微信联系。

“我给她讲一些开心的事，让她有信心，或者录点孩子的小视频，发给她看。她不让视频，担心孩子看到她在病床上吸氧，受不了。”

学专业。因为学医，思思还收获了爱情，认识了帅哥吴石磊。

“我们约好，要白头偕老，一辈子幸福下去，把双方父母照顾好，把儿子培养好。可是，疫情把一切都改变了。”回忆起与妻子的点点滴滴，丈夫吴石磊泪流满面。

在吴石磊眼中，妻子就是一个平凡的女人，热心、善良，处处为病人着想。

在思思住院治疗的这段时间，吴石磊每天都会找时间跟妻子电话、微信联系。

“我给她讲一些开心的事，让她有信心，或者录点孩子的小视频，发给她看。她不让视频，担心孩子看到她在病床上吸氧，受不了。”

2月7日，夏思思转院，吴石磊曾见过妻子一面，却没曾料想这是永别。

“万一我不幸走了，希望你坚强一点，把两边的父母照顾好，把儿子照顾好。”这是夏思思对丈夫的最后叮嘱。

“我们将用生命接力战胜疫情”

“请原谅我总想起你。请原谅我不知道1月21日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请原谅我选了这些照片，以这样的方式思念你……”得知夏思思离世的消息，同事陈昌娜伤心地在朋友圈里写道。

“思思非常开朗活泼，工作中我们经常一起讨论病例，下班后我们经常一起逛街，而且她还很有爱心，经常给孤寡老人捐衣物、买早餐，大家都很喜欢她，舍不得她离开。”陈昌娜说。

夏思思虽然走了，但她的工位并没有空。为了寄托哀思，同事们连夜折了很多写满哀思的千纸鹤，一些同事还准备了蜡烛、菊花。

为了抗击疫情，夏思思的很多同事如今依然奋战在一线。“身为医护人员，面对疫情，我们不能退缩，我们将用生命接力战胜疫情。”邱海华说。

汶川护士驰援武汉的七次请战

『我应该去，我是汶川人！』

新华社武汉2月23日电（记者乐文婉、余勇刚）12年前，余沙目睹医护人员如神兵天降，疗愈汶川的伤口。12年后，她多次申请，成为武汉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

今年24岁的余沙是四川省第四人民医院肿瘤科护士。两次主动请战后，她于2月2日随四川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来到武汉，是这批医疗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

“我觉得我应该去。”余沙说，“因为和其他护士不一样，我是汶川人呀！”

汶川地震时，余沙在读小学五年级，隔壁栋的教学楼与她的家都在地震中变为废墟。余震不断、公路损坏、信号全无，但地震后第二天，余沙就在废墟中看见了驰援的军队医疗队员，此后，全国各地医护人员纷纷涌入。

“感觉救死扶伤的他们很神圣。当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就好了。”余沙说。受这段经历的影响，余沙选择医学，成为一名护士。

到达武汉后，余沙被分配在医疗队的驻点酒店负责院感与后勤工作。与余沙同批驰援湖北的四川医疗队员大多为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心内重症等科室护士。此前她并没有接触过院感工作，抵达武汉后，她边向华西医院的前辈们学习，边在工作中总结经验。

工作理顺后，余沙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多，又三次申请去医院工作。

2月11日，她进入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病区的清洁区，监督院感工作，负责公共区域和医疗防护用品的消毒，避免医护人员在清洁区发生交叉感染。此外，她也负责领取防护用品与药品。

在清洁区，余沙认识了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感染科五病区的行政护士长叶曼。奇妙的缘分通过两人将四川与湖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008年，刚工作的叶曼作为志愿者参与救治汶川受灾群众。得知汶川姑娘坚持来到疫情中心支援的故事后，叶曼感动不已。“冥冥之中，好像以前帮助过的这群人，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但余沙还不满足，又两次申请进入污染区照顾病患。她说：“自己学的是医学护理，希望能够到临床，直接帮助病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刘丹说：“余沙做事情很积极主动，也很想进入红区，在这次的抗疫工作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汶川地震时，全国各个省市都来援助四川，现在我们也以同样的心情回馈湖北的防疫工作。余沙就是这样一位代表。”刘丹说。

我们的名字叫“和平”

一线护士的“战疫日记”

“到武汉抗疫的第20天，我们在患者口中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和平’。”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神经内科副护士长崔艳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从2月2日作为山西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到达武汉的第一天起，崔艳艳把在战“疫”一线的所见所感都记录在了她的“战疫日记”上。翻开日记，她陷入了回忆。

崔艳艳首先想到的是出征那天与家人分别的场景，在日记里她这样描述：“离别时，女儿的抱头痛哭，父母的哽咽难语，历历在目。这一夜，全家人彻夜难眠，难舍难分。但是作为医者，作为党员，在疫情面前，我必须负重前行。”

崔艳艳所在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是武汉的急诊与危重患者定点救治医院，刚到这里时，她的内心不免有些紧张。在2月5日的日记里她提到：“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患者，虽然穿着防护服还是有恐惧的心理。”

不过，崔艳艳的焦虑很快被身为医护人员的责任感取代了。“我慢慢走近大爷，大爷说要喝水，我帮他倒好了热水，‘大爷，您慢点儿，别烫着。’她写道，‘大爷不停地跟我说着感谢。那一刻，望着无助的病人，我突然有一种心酸，他们被隔离在病区内，无法与家人团聚，更需要我们的关心。那一刻我不再恐惧，救死扶伤是医者的神圣使命。’

由于进入隔离病区必须穿上厚厚的防护服并戴上护目镜，医护人员只能在防护服上写下各自的医院名称和姓名，作为辨认彼此的标记。崔艳艳和20多个同院“战友”一起在胸前写下“和平”两个大字，这也成了许多病人对他们的称呼。

“和平，和平……”听到病人呼唤，崔艳艳赶紧来到40号病床前，因为头晕难受，这位老太太最近的情绪很不稳定，无论怎么沟通都不配合治疗，这让崔艳艳十分头疼，直到她偶然听到隔壁床的病人喊老人“婆婆”（当地人的一种称呼），崔艳艳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趁着休息的时间，崔艳艳抓紧学了几句武汉方言。“婆婆，要听医生的话，大家都在帮助你。”崔艳艳用蹩脚的武汉话劝着病人，没想到真起作用了。老人不再喊叫，在配合医生测血压、服用降压药后，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

“我意识到，患者需要的不仅是身体的治疗，更是心灵的关怀。”崔艳艳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

3床的患者常常因为孤单而哭泣，崔艳艳一有空就陪她聊天。“总是看到你衣服上写的‘和平’，还没问过你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患者有一天突然问她。

“阿姨，‘和平’是我们医院名字的简称，全称是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我们医院有74年的历史，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我们医院参加过唐山大地震救援、参加过抗击非典救援……”崔艳艳滔滔不绝地回答。

“原来这个‘和平’真不简单啊。”阿姨望着崔艳艳说，“虽然看不到你们的脸，但我会永远记住‘和平’这个名字，记住为了我们的‘和平’而舍身奋战的你们。”

“抗疫是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就是冲在前线的‘士兵’。疫情不灭，我们不退。”夜渐渐深了，崔艳艳仍在日记本上奋笔疾书：“关爱、互助、付出、守护，我想这就是‘和平’对我的真正意义。”

（记者杨涛、李思远）

新华社武汉2月24日电

为了生命，与死神一次次“掰手腕”

急重症医学专家李文放的日常



▲2月24日，在武汉火神山医院重症监护室内，李文放（右）与患者交流。

新华社发（吴浩宇摄）

新华社武汉2月24日电（记者黎云、贾启龙）来武汉之前，李文放在上海已经是知名的急重症医学专家，在急诊一线工作了30年。处置各种创伤与感染致命并发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中毒，还有各类休克复苏等应急救援，是李文放的日常工作。

按李文放的话来说，就是天天“跟死神掰手腕”，掰赢了，就能救回一条命。

大年三十的那个深夜，李文放和战友们紧急出动来到武汉，开始了一场新的“掰手腕”持久战。这一次，他们的对手是新型冠状病毒。

除了专业素养，重症监护室里还需要胆识。汉口医院过去并不是传染病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也没有负压环境设计，这给治疗过程带来了很大风险。特别是有创插管和吸痰的操作，粉红色的痰液泡沫从患者切开的气管里涌出来，不仅造成空气中病毒弥漫，还有可能喷射到医生的面部。

“让我来。”李文放对战友们说。就这样，他完成了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进驻汉口医院后第一例有创插管手术。

之后，李文放一直琢磨如何减少气管切开时的感染风险，还真想到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通过加放一个鼻罩，使患者的氧饱和度维持在93%以上，就能大大减少痰液泡沫的飞散。很快，这个办法在火神山医院得到推广。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套救治模式体现出李文放团队的专业水准，对防止医护人员感染、挽救危重病人生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驻汉口医院的第二天，一名确诊患者的氧饱和度突然急剧下降。来不及插管，李文

放迅速拿起人工球囊，两手用力加压，硬把氧气挤进去，使患者呼吸困难的症状得到缓解。

“救治重症病人的时候，生死可能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李文放说，“当时我要稍一迟疑，人就走了。”

除了专业素养，重症监护室里还需要胆识。汉口医院过去并不是传染病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也没有负压环境设计，这给治疗过程带来了很大风险。特别是有创插管和吸痰的操作，粉红色的痰液泡沫从患者切开的气管里涌出来，不仅造成空气中病毒弥漫，还有可能喷射到医生的面部。

“让我来。”李文放对战友们说。就这样，他完成了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进驻汉口医院后第一例有创插管手术。

之后，李文放一直琢磨如何减少气管切开时的感染风险，还真想到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通过加放一个鼻罩，使患者的氧饱和度维持在93%以上，就能大大减少痰液泡沫的飞散。很快，这个办法在火神山医院得到推广。

在火神山医院，李文放被任命为重症医学科一科副主任。他的科室里，男性患者平均年龄82岁，女性患者平均年龄80岁，几乎每名患者都同时患有两到三种慢性疾病。

除了查房，53岁的李文放每天会穿着防护

服巡查重症病房的角角落落。患者的生命体征数据、病史，各种诊疗设备的工作状态，甚至氧气治疗雾化瓶内有没有水，他都得过一遍。

一天上午，监护仪突然报警，李文放马上跑了过去。氧饱和度探头正确，氧源正确，氧气管路通畅，检查了一圈都正确。李文放想了想，打开患者的口罩，问题果然藏在口罩下——高流量通气的通气管一只脱出在鼻孔之外，造成了患者氧饱和度下降。

重新为患者固定好通气管、戴上口罩之后，李文放找来一张A4纸，用粗笔工整地写下：“如果发现患者氧饱和度下降，请注意检查通气管是否在鼻腔内！”然后把这张纸贴在患者床头。

“每一个细节都能救命。”李文放说。因为紧张和恐惧，重症监护室里有个患者的氧饱和度一直不理想，李文放开了镇痛药物处方后，患者慢慢睡着了，氧饱和度也恢复正常。李文放又找来一张A4纸，还是用粗笔工整地写下注意事项：“这个患者镇痛药物输完，请继续开医嘱，谢谢！”

连日来，李文放所在的重症监护室一次又一次将危重病患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让50余名重症患者转危为安，进入普通病房。“这里是祖国和人民最需要我的地方。”李文放说。

“每一个细节都能救命。”李文放说。因为紧张和恐惧，重症监护室里有个患者的氧饱和度一直不理想，李文放开了镇痛药物处方后，患者慢慢睡着了，氧饱和度也恢复正常。李文放又找来一张A4纸，还是用粗笔工整地写下注意事项：“这个患者镇痛药物输完，请继续开医嘱，谢谢！”

连日来，李文放所在的重症监护室一次又一次将危重病患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让50余名重症患者转危为安，进入普通